

10.03

84

赣榆文史资料

政协赣榆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第八辑

88

目 录

1. 一衣带水两相连 徐福东渡结亲缘……………于惊鸿(1)
2. 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考略……………于惊鸿(4)
3. 江北名流许鼎霖……………杨东野(13)
4. 张謇给许鼎霖的五封信……………刘传贤辑录(23)
5. 关于鲁王的传说……………孙宜武(27)
6. 民国初期发生在青口的三件事……………万绍弓(32)
7. 往事六则……………孙宜武(36)
8. 关于朱爱周抗日游击政府
 一张布告的回忆……………周 章(44)
9. 记一位同盟会员孙向晨……………孙宜谦 孙子英(46)
10. 龙窝村的民兵……………李家涵(51)
11. 宋继柳勇事鳞爪……………于惊鸿(55)
12. 艾塘湖探源……………李克文(58)
13. 漫话重光寺……………朱信贤(60)
14. 王裕墀先生佚诗二首……………李家涵(64)
15. 赣榆县电影事业
 发展简史……………钱守忱 杨作柱 刘兆松(66)
16. 赣榆县戏曲史料纪略……………舒 畅(77)
17. “水下城”感怀……………伏开宪(136)
18. 凭吊《抗日山》
 诗四首……………张杞 李铁夫 董玉宝等(138)

一衣带水两相连 徐福东渡结亲缘

——日本新宫市代表团访问徐福故里

于 惊 鸿

一、徐福在日本新宫市

徐福，秦代方士。字君房，齐地琅琊人。经考证，今赣榆县金山乡徐福村为其故里。两千多年前汉建唐修的徐福庙，在四十年代已毁于战乱，而遗址尚存。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药，派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徐福率各行各业能工巧匠浮海东渡，到达日本。他是有史料记载的中国东渡日本的第一个使者，被日本人民尊为“司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有“徐福登陆处”和“徐福墓”。

1988年2月28日清晨，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市报刊登一则新闻：“新宫市先遣队出访中国连云港市徐福故里”。新宫市民看报后非常兴奋。

1986年春，新宫市民从《人民画报》得知徐福故里在中国连云港市赣榆徐福村，更加兴奋。他们不但加强了徐福会，还成立了徐福研究会，并成立了“徐福友好推进检讨委员会”，由新宫市市长担任会长。他们于今年二月，派出先

遣队为新宫市代表团访问徐福故里作准备。

二、先遣队初访徐福村

1988年2月29日，新宫市役所总务部企画调整课长片冈正孝和系长山口滕郎，以及顾问北野嘉宏先生一行三人组成先遣队，由上海来连，受到连云港市政府和市民的热烈欢迎。3月1日那天晴空万里，先遣队驱车前往徐福故里。路上，片冈先生激动地说：“新宫市市民中第一个拜访徐福故里的是我们一行真太荣幸了。”

在徐福村，他们仔细观看了有关徐福的历史文物，听取了徐福村情况介绍。新宫市的朋友们感慨地说：“千百年来，新宫市民一直怀念徐福，每年都要在七月六日、八月八日、九月一日举行纪念徐福的盛大祭典。仪式中人们穿着印有徐福字样的衣服跳舞，唱着赞颂徐福的歌。新宫市的捕鱼者，每捕到一条鲸鱼，总要把鲸鱼身上最好的一块肉供奉在徐福墓前。徐福墓前终年香花不断，鲜花不败。

赣榆县徐福村作为徐福的诞生地，今天又重建徐福祠，日本新宫市与徐福东渡的登陆地，尚有徐福墓、徐福街、徐福纪念碑，每年还举行徐福祭典。这些都是我们两地永久的历史，友好的象征，也促进了两地民间交往，更加密加了友好的关系。

三、田阪匡玄访徐福村

1988年5月1日上午，日本新宫市徐福友好推进检讨委员会会长（新宫市市长）田阪匡玄，新宫市议会议员（原议长）岸谷一实、小渊勋，企画调整课长片冈正孝，议会事务局次长前义弥，总务课秘书系长杉山泰生，企画调整系长山口泰郎，新宫市徐福友好推进检讨委员会顾问北野嘉宏等一行八人，驱车来到徐福村。金山乡徐福村民和邻村村民共上

千人，热情欢迎日本客人，并同日本朋友一起参加了徐福祠和徐福像的揭幕仪式。金山乡乡长樊世平，徐福村村长张慎良把日本客人迎进徐福祠院内。

新建的徐福祠南北长60米，东西宽40米，面积2400平方米。仿汉门阙，门匾上铭刻着“徐福祠”三个遒劲大字，为全国书法协会会员、市文联副主席陈凤桐手迹。田阪一行走到祠堂前，参加了欢迎仪式。赣榆县长朱选成和新宫市长田阪匡玄讲了话，表示了友好的情谊。然后，由朱县长陪同田阪市长步入祠内，为新塑的徐福座像揭幕。徐福像连同基座高达3.79米，除基座，座像高2.86米。身体微侧，面向东南。戴高山冠，着大袂禅衣手持简足着屣。神采飞扬，刚毅果断，好像在沉思：为避秦皇暴政，只有浮海东渡，历尽艰辛，义无反顾。

朱县长和田阪市长还在祠堂门前两侧共同手植了“龙柏”和“樱花”的友谊树以表示“龙柏长青”和“樱花结好”。

日本客人在朱县长等陪同下驱车到徐福小学参观，学生唱了《新宫市歌》和《赣榆是个好地方》，并赠送了录音磁带。数百名孩子鼓号齐鸣，身穿节日盛装，欢迎远道来的客人。

当天下午，田阪一行还眺望了秦山岛和神仙路，参观了赣榆县工艺陶瓷厂。然后，由许恒道副县长介绍了赣榆经济情况，由县政府办公室王铜起副主任介绍了赣榆县徐福研究情况。双方表示，今后将进一步交流、合作，作出新的成绩。

晚上，赣榆县人民政府宴请了田阪市长一行。

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考略

于 惊 鸿

徐福是我国两千二百年前率众东渡日本，开创中日友谊先河的伟大使者，在中日关系史上谱写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然而，长期以来，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一直被认为是个“传说中人”，在我国学术界几乎把他遗忘了。

我市一九八二年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徐福村，特别是一九八四年成立徐福研究会以来，有关人员在徐福故里和山东、河北一些滨海地区广泛考察，深入进行徐福研究，从文献、文物和民俗诸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徐福东渡之谜即将全面揭开。

一、徐福东渡确有其人其事

其一、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多次具体记载了徐福其人和东渡其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载：“齐人徐市（FU即后文之徐福）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同卷“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三十七年”，《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和卷二十八《封禅书》皆有记述。

司马迁是举世公认的忠于史实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记

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三国魏志王肃传）他“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

（汉书司马迁传）由此可见，司马迁写作《史记》是经过详细调查的。

其二、从《史记》关于焚书坑儒的记载也可看出徐福东渡确有其人其事。秦始皇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与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曰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于是使御使悉案问诸生，诸生转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盖发谄徙也”。

由此可见，秦始皇在决定坑儒时明确提到了徐福求仙。既然历史上焚书坑儒确有其事，那么秦始皇坑儒前夕提到的徐福求仙也应确有其事。

其三、河北省《盐山新志》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曾以秦之徐福率千童男女侨寓此邦，而于此置千童县。汉武帝十六年（公元前125年）为河间献王刘绾千钟侯封地。称千钟侯国。历五年至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国除旋废。仍为千童县。”《水经注》淇水注：

“南迳乐陵县西，又东南迳千童县故城东。”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地方志《元和郡县图志》载：“汉千童县，即秦千童城，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菜，置此城以居之，故名。”

汉高祖建千童县，与秦代方士徐福最后一次出海的时间仅相隔九年。而千童城又是由徐福率千名童男女准备东渡而得名。这也可以证明徐福东渡其人其事殊为可据。因为，汉去秦近，若徐福东渡无稽，必无千童县之设。

其四、除史籍多次多处记载外，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对徐福东渡其人其事大都作了肯定。

著名秦史专家、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马非百教授在所著《秦集史》中有《徐市传》。翦伯赞的《秦汉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林剑鸣的《秦史稿》对徐福东渡都作了肯定的记述。

二、徐福故里的发现与考证

一九八二年，在地名普查工作中，赣榆县金山乡后徐阜村七十六岁的道士徐永成和陈守仁等八位老人反映，徐阜村原名徐福村。他们还讲了秦始皇派遣徐福东渡求取长生不老仙药的故事。该村负责地名普查工作的张慎良据此整理成《金山公社徐阜村名调查》的材料报到县地名普查办公室。这一重要发现引起了县内外有关人士的关注。县地名办的汪承恭等首先对徐福村的演变进行了调查和初步考证。于八二年十月十一日写成《“后徐阜”很可能就是“徐福”的故乡》一文。

一九八三年七月初，参加地名词典编写工作的徐州师范学院地理系副教授罗其湘得悉专程到徐阜村考查，此前，该院历史系讲师阎孝慈也来考查。他们初步认定今之徐阜村（徐福村的改名）就是秦代东渡日本的方士徐福的故里。同年十月，连云港市博物馆馆长李洪甫和赣榆县政协副主席郑础九一起前往徐福村考查。十一月二十九日李洪甫在《连云港报》上发表《寻觅在徐福的故乡》一文将今之徐阜村就是

秦方士徐福故里的发现首次公之于世。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八日《光明日报》发表罗其湘、汪承恭的论文《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强烈反响。次日，日本《朝日新闻》刊出了该报驻京特派员横堀克己的报道，介绍了罗、汪的文章。徐州师范学院八四年第一期发表该院历史系讲师阎孝慈的论文《秦代方士徐福东渡日本新探》。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四日“赣榆县徐福研究会”成立。八五年七月升格为“连云港市徐福研究会”。八五年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长赵朴初为赣榆县徐福故里题写了村碑碑文：“徐福村。”

徐福研究会成立以来，有关人员五上徐福村深入考察，新发现的文献、文物和传说为进一步研究和考证徐福故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研究会提供的论文《赣榆县徐福村古遗址调查及徐福故里考》和《徐福故里再考》在去年八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第一届学术年会上博得了普遍赞同和好评。

《再考》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一）、在地方史乘方面。除罗其湘、汪承恭《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文中提到的嘉庆赣榆县志、嘉庆海州志、光绪赣榆县志载有“徐福社”、“徐福村”，徐福村《张氏宗谱》、《王氏谱》、《韦氏支谱》载有“徐福村”，“徐福河”外，又发现金山乡前石堰村所藏乾隆四十二年修《王氏谱》（四喜堂）载：（九世王）“自咸至此住徐福（村），龙河乡龙庙村王修亮家藏乾隆四十一年修《王氏谱》（忠义堂）载：（八世王）“严自此住徐福（村），（九世王）“自美係徐福”（村）等。

(二)、调查中，我们搜集了一些本地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

有徐福庙和徐福八亩地的传说。

有徐福在白兔庄造船和在大港头出海试航的传说。

有徐福出海前和到达日本后留下“卐”字石。（卐字作为海天之间吉祥的符号）以作纪念的传说。

有徐福庙每年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十月十九日“老妈妈”集会祈祷出海亲人平安的传说。等等。

这些民间传说，都是与徐福直接有关的，又都是赣榆县金山乡徐福村一带所特有的。

(三)、徐福村及附近出土和发现的文物证实了这里是秦代村落。

我们在徐福村（今分前徐福村和后徐福村）发现三处古文化遗址：（一）村北徐福宅基地遗址，（二）村南团树遗址，（三）村东对厅遗址，出土文物有：

1、石器类：共十三件。有石斧、石铲、石磨棒、研磨器、砺石和石珠等。在村北徐福宅基地遗址南段三十厘米深处的地层发现碾药用的石药碾轮一件，偏圆形，中间穿孔。直径三十厘米，厚十五厘米。在徐福村南的大港头村也发现了类似的石药碾（包括碾轮和碾盘）。

2、陶器类：有瓦当、板瓦和筒瓦。瓦当构图除一件莲花纹图案外，其余皆为云纹。在村南团树遗址发现有灰色陶井圈。还有钵、盆、罐、碗、缸、甑、鬲、豆等。在村南团树遗址出土的云纹瓦当、板瓦和筒瓦表明，该遗址在秦汉时有祠庙或殿堂建筑。

3、铁器类：有斧、耜、铁镢等。一九七七年当地群众在村北徐福宅基地遗址南段东侧一次发掘出七口铁锅。同一

地点一次出土这么多同规格的铁锅，显然不是老百姓的家庭生活用具。村北还发现有冶炼遗留下来的残迹。这些文物很象是组织百工冶铁造船的遗迹。

三、徐福东渡的启航点和所止处

琅琊上书前后，徐福在现在的海州湾、琅琊湾、胶州湾和渤海湾一带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徐福率众东渡的启航点在哪里？至今众说纷纭。

我们认为徐福两次东渡，启航点都在琅琊一带。

一在胶州湾的徐山，一在海州湾的岚山头或秦东门。

徐山地处胶州湾西岸，地势平坦，交通方便，背靠小珠山，前有薛家岛之屏障，无风浪之险，当年胶州湾的水面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徐山东北坡就是海沿，南北地势又转开阔，打造舟船和集中人马都很方便。打造舟船所需的大量木材可以在小珠山就地取材，徐山之南有灵山卫古名安陵，是战国时期齐国的海上交通门户，有较为丰富的航海经验可以借鉴。《三齐记》、《齐乘》等全国名志记载“徐福将童男女二千人会此入海”不无根据。

当时海州湾海岸线较今日为深。特别是海州湾北端的岚山头和南端的古朐县（今锦屏山）、郁州山（今云台山）一带和琅琊台附近的徐山一样。同样具备了良好的启航条件。

徐福的故乡赣榆县离岚山头、孔望山只有几十公里。他对秦东门的地理形势和航海条件应较其他地方更熟悉。所以徐福选择岚山头或秦东门启航东渡，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决不会从琅琊再舍近求远辗转转到广东或秦皇岛去启航。

关于徐福东渡所止处，《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会稽海外有东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州及瀛州。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入海，求蓬莱神药不

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州，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今之济州岛、琉球群岛至唐仍为野蛮海岛，台湾及其近海直到宋元仍为毫无文化的当地人所据，皆无澶洲资格。东海中独有日本列岛，其使节市易，自汉以来往来不绝。晚近掘地考古，日本境内秦汉器物多有出土，东海中其他岛屿则无。诚如日本和歌山新宫町《秦徐福碑文》所刻：“今东海可当蓬瀛者。无可舍皇国他求，则谓日本国，得其实也矣。”

如果说三十年代富士山下出土的“秦字金印”被证实是先秦之物，那么有关徐福的悬案就迎刃而解。从日本福冈县板付出土的炭化米以及朝鲜金海出土的炭化米，与中国江南一带出土的大米是同一品种，因此有台湾历史学家彭双松先生在日本经过十年的调查证明，日本的大米确来“源于中国”，而且是由徐福带去的。

四、徐福在日本和港台

徐福这个名字对许多日本人来说并不陌生。日本列岛从南到北有十几个地方至今还流传着种种生动而逼真的徐福的故事。在和歌山县有一座“秦徐福墓”；在广岛县有徐福到过的“严岛蓬莱”；在爱知县有徐福找药的“热田蓬莱山”；在秋田县有“徐福冢”。

在徐福墓东数里，为熊野山，在中熊野有蓬莱山麓，那里有飞岛神社，古称飞岛三社，在阿须贺神社中有徐福祠，门前的牌上写着“徐福渡来记”。

日本佐贺县有徐福祠和其他徐福遗迹。当地农民每年四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祭祀徐福，每五十年还举行一次大祭。佐贺县也成立了徐福会。

日本山本纪纲于昭和五十年八月出版了《徐福在日本生活的传说》。

香港的卫挺生一九五〇年在香港出版了《徐福入日本建国考》，根据我国的史籍、古物、古钱，及徐福在日本的行踪等，以地理、时代、舟师等方面的十大巧合，证明“昔日中国的徐福，就是日本开国第一代神武天皇”。并认为徐福是中国五帝少昊颡顼之后徐偃王二十九世孙。此书旋即传入日本。虽遭到一些日本学者的反对，但仍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如昭和天皇之弟三笠宫（崇仁）就表赞同。一九七七年由罗积穗和冲田也两人译成日文出版，命名为《神武天皇——徐福传说之谜》，副标题为《神武天皇即徐福》。据悉，此书在东京发行迄今，尚无人提出反对意见。

台湾彭双松先生从一九七五年起至一九八一年，先后八次赴日本直接到有徐福遗迹及传说的地方去调查，获得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他说徐福在日本各地有遗迹五十六处，传说三十二件，古书记载四十六项。一九八二年六月他发表了《徐福即神武天皇考》一文，宣称“敢大胆地证明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一九八四年彭氏又著成了三十万字的《徐福研究》一书，加上作者摄影的徐福史迹彩色照片百帧。另外台湾梁嘉彬教授著有《琉球及东南诸海岛与中国·关于徐福史料之观察》一书行世。

五、徐福研究的意义与前瞻

徐福是秦代著名方士，两千二百年前携童男女和百工数千人东渡日本，成了日本司农耕、蚕桑和医药的大神。徐福是我国最早的航海家，博学家、外交家。无论以何名义出海，他毕竟是中华民族第一个国家级正式使者，客观上起到了改变世界的伟大作用。其深远意义不可低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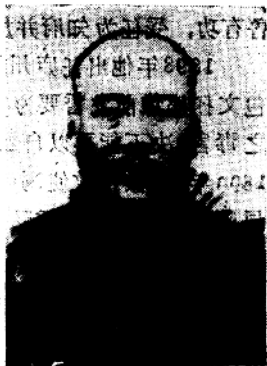
我们研究徐福，重新认识徐福，就是要把中日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世代发扬光大下去。同时，这对我们研究秦汉史、中日关系史、移民史、太平洋历史、航海史、造船史、交通史以及纺织、种植、医药、冶金、建筑、捕捞等方面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大陆上的徐福研究起步较晚，但在徐福故里发现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已引起世界瞩目，现在的问题是：有志于研究徐福的人不少，但势单力薄，分散各地，急需广泛联络全国有关人士，筹备全国学术组织。

特别要与香港、台湾以至朝鲜、日本等地的徐福研究专家学者密切联系，加强合作，协同考察，以期徐福研究取得进一步的突破。随着中日两国以及朝鲜等国的紧密配合，深入研究，两千二百年前的徐福东渡日本的历史之谜，一定能够全面揭开，徐福率数千童男女和各种工匠浮海东渡的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

江北名流许鼎霖

杨东野



许鼎霖是清末民初的一位著名企业家和政界要员，与张謇、沈云沛合称为“江北名流”，曾声播遐迩，名扬国内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本文简略地叙述了许鼎霖的生平，为我们勾画出了旧时代的仁人志士，为振兴中华而努力追求、奋斗的足迹……

乡试中举 步入政界

许鼎霖，字久香，祖籍安徽歙县，1857年（清咸丰七年）生于赣榆县青口镇，幼年在私塾就读。1882年（光绪八年），南京举行乡试，他以名列第二的成绩考中了举人。

许鼎霖中举后，其母病逝。1890年他按资受命为内阁中书。1893年，时任美、日、秘公使的杨儒，奏调许鼎霖为秘鲁领事官，他即赴卡亚俄（Callao）就任。在秘四年期间，他积极为华工争取权益（据近年统计资料，在秘鲁有中国血统的约100万人，中国籍的约1万人），使秘鲁当局废除了对华人的苛税，改订了对华人的商约，还争得了退赔的款项。因此，在秘华人对许领事感恩戴德，曾合伙凑钱为许鼎霖上寿，许拒不接受，婉言谢绝。1896年，他归国述职，因在秘

鲁有功，受任为知府并加盐运使衔，分发到安徽。

1898年他出任庐州知府，尚未到职时，曾晋谒包公祠，在包文拯座像前发誓要为官廉洁。他说：“我自小深受贪官污吏之毒害，决不能再以自己所受之毒加于百姓之身，当永诫之！”1899年，安徽布政使冯煦北行觐见皇帝，乞求受命许鼎霖署理凤阳。1900年，许鼎霖受任大通税监。是年底，安徽巡抚聂缉规又保荐许鼎霖为安徽道员，代理芜湖道署务。许善于断决案件，如对婺源毁教堂案，他持理秉法，查清案情发生的原由，找来教民与教士两方共议处理，对教士之蛮横苛求晓之以理，终于不生差错地解决了问题。1903年，聂缉规由皖调浙任巡抚，熟知许的能力与作为，奏请许来浙任洋务局总办。许鼎霖在皖从政时，与冯煦（1907—1909年任安徽巡抚）、邓嘉缜（江宁知府）一起，被布政使于荫霖、按察使赵尔巽视为“江东三杰”。

1907年7月，发生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受牵累者有巡警学生30余人，其实他们并未参与策谋，而南北洋大臣却屡次来电提出要一并诛杀。于是，该案即在皖进行会审，许鼎霖与冯煦参加了会审。他们据实提出：“该三十余人虽是徐锡麟主持下的巡警学生，但找不出任何证据证实他们参与谋杀，这就不能构成他们的罪状，如何来定罪？”经一番辩论，他们两人的意见得以成立，以是30余人没有连坐，被无罪开释。因许鼎霖等与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在意见上不合，得罪了这个封疆大吏，鉴于世变日亟，许鼎霖始有从政界迂回退却之意。

设厂自救 兴办实业

1895年中日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瓜分与侵略，腐朽的清王朝一再割地赔款、出卖民族利益。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了“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的口号，希图以此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振兴积弱的

中国。许鼎霖在历经十多年官场生涯之后，已颇有厌倦之感，而环顾工商界，却想跃跃欲试一番。此时，他已是颇有声誉的官员，如今转向兴办实业，利弊俱在：一方面他从政10多年来有点积蓄，可以作为资本；一方面凭他从政的影响与关系，可以多方鼓动张罗集资，求得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于是，他便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许鼎霖所创办的企业，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跃徐玻璃公司了。这是从1904年开始筹办，到1907年才成立的一个工厂，可说是艰难创业、惨淡经营的一个实例。是年许鼎霖到江苏宿迁县考察，当地父老拿来本地产的玻璃矿砂样品，并告知西洋人来出重价购此砂地，许见样欣喜，即把此砂样寄往比国使署，交化学家化验，始知此为上等玻璃原料，即有开办玻璃厂之议。他又察知宿迁地当南北要冲，远近水陆皆通，此处又距峰山窑窑甚近，煤炭、石灰足供炼制，无业之人亦多，土价尤廉，在此建厂条件具备，遂与李伯行、陈润甫、张季直（哲）、袁海观、丁衡甫、余寿平、黄伯雨等人议决，多方募股投资，在宿迁创办跃徐玻璃公司。张季直（时为翰林院撰修）牵头并报商部核准立案，由许经理主办。先集股本银50万两，选购砂地3,263亩。为解决机器设备与技术问题，许得悉金拱北、金仲廉兄弟正留学英国，即驰书请其就近调查欧洲各国制造玻璃之法。适英商李德立前来说，他的朋友福斯德新发明专利制玻璃机器，用汽力吹筒，不用人力吹筒，工速费省，许鼎霖遂再致函金氏兄弟，请其亲往详查，复信果然说福斯德的机器是为各国所无，并开具详细的价目单、预算表。于是，发起人与股东共议，约请福斯德来华洽谈。经彼此磋商，均无异议，乃于1905年9月26日订立了合同，规定投产后每星期出平片、滚片15